

## 依撒意亞先知書

在傅和德神父的《舊約的背景》(香港 1994)及本人的《舊約導讀》(台北 1995)都有關於第一、第二、第三依撒意亞的介紹。把依撒意亞先知書分成三個歷史階段來解釋是今天大部份聖經學家的共識。我們手邊常用來參考的《新熱羅尼莫聖經註譯》(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USA 1990)及《大公聖經譯本》(Traduction Decumenique de la Bible, Paris 1972 NT, 1976 AT)都是如此，而《新耶路撒冷聖經》(倫敦 1985)也是如此。把以上各書翻閱一遍，為《聖經雙月刊》的讀者最合適的大概還是《新耶路撒冷聖經》先知導論的依撒意亞先知部份(.pp.1167-1170)，謹節要簡述如下。

先知出生於公元前 765 年，740 年在耶京聖殿蒙召做先知(6:1-13)，以後四十年之久執行先知職務，這正是亞述向以色列和猶大威脅日深的年代。先知的宣講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1. 在蒙召 (740) 與阿哈次登極 (736) 之間，主要是申斥猶大因繁榮造成的道德腐敗 (1-5 章)。
2. 敘利亞王及以色列王欲與猶大聯盟對抗亞述，猶大王不同意，二王乃連合攻打猶大王，後者向亞述求援，這時先知出來干預，想阻止這一政策，結果徒然。《厄瑪奴耳之書》(7:11-11:9) 大部份屬於這一時期，其他還有 5:26-29(?); 17:1-6; 28:1-4。規勸阿哈次王的使命失敗後，先知由公務隱退，見 8:16-18。
3. 阿哈次向亞述求援是引狼入室，猶大被置於亞述的保護之下，而加速了北國的滅亡：734 年一部分領土已歸併亞述，721 年撒瑪黎雅淪陷而亡國。在南國猶大，希則克雅於 716 年繼承了阿哈次，前者是位熱心的國王，有意革新。但政治糾紛又起，這次是要請埃及支援以抵制亞述。先知本其一貫原則，再度要求國人依靠天主，放棄軍事聯盟。歸給希則克雅為王初期的段落有 14:28-32; 18; 20; 28:2-22; 29:1-14; 30:8-17。城國阿市多得因崛起反抗亞述，於 711 年被撒爾貢征服(依 20 章)，此後先知再度沉默。
4. 705 年當希則克雅背叛亞述時先知重新說預言。亞述王於 701 年前來摧毀巴勒斯坦，猶大王決心保衛耶路撒冷，先知予以支持，向王保證天主會援助，結果耶京安然渡過危機。這最後時期的先知話保存在 1:4-9 (?); 10:5-15, 27b-32; 14:24-27 及 28-32 章中前文未歸屬的節數。700 年以後的先知行誼我們一無所知。據猶太傳統，先知在默納協王治下殉道。依撒意亞在國事、文學、宗教上的巨大影響延續在他的弟子身上，他們保存了他的言論，有時也有增添，終於使這部負著他名義的先知書在一長期編寫過程中完成：有的出自先知本人 (見 8:16; 30:8); 13-23 章中已有晚期的增補。至於兩篇默示錄 (24-27; 34-35) 出爐更晚。

40-55 章 (二依)光以語言來說，不可能出自第八世紀的依撒意亞。此外在這十幾章裏從未提過先知的名字，而敘述的歷史背景約晚兩個世紀：耶京已被侵佔，人民被擄巴比倫，居魯士已出現，他將是他們得救的工具。當然天主有能力把一個先知投向遙遠的未來，將之與現況隔絕，改變他的思想和圖像。但這假定先知人格分裂及先知對同代人的漠視。其實先知是被派遣向當

代人宣講，而先知職務的本質正是為了現在才點到未來。40-55 章的作者應是位固守依撒意亞傳統的無名氏，和老師齊名的一位大先知，因不知其名，學界就以二依稱之。他在巴比倫宣講，而時間在 550 至 538 年，即居魯士的最初勝利與他出詔書讓第一批猶太人回國之間。

二依比前三十九章更有統一性：它用一段相稱於先知蒙召的敘述開始 (40:1-11)，再用一個明確的收場結束 (55:6-13)。由開頭的兩句話「你的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40:1) 二依也被稱為《以色列安慰之書》，這也的確是它的首要主題。1-39 的預言是威嚇性的，不斷暗示阿哈次及希則克雅時代的事件，40-55 已離這個歷史脈絡很遠，而傳達鼓舞的訊息。耶京的毀滅已實現了上主的判決，現在是復興的時刻了，將有徹底的革新，天主造主和救主的雙重主題將同樣被強調，真神唯一成為信理，天主深不可測的智慧和眷顧受到肯定，宗教的普世性首次清楚表達出來。

關於四首《上主僕人的詩歌》，可參閱《舊約導讀》下冊 347-350 (台北光啟 1995)。這裏只須說，無論僕人是誰，這四篇文字本身要求人給以公允和充分的解釋。詩歌所描述的僕人是救恩仲介，這救恩尚未到，但必要來，因此有一派猶太傳統把這些詩歌解釋為指向未來的默西亞，但他們總是把痛苦排除在外。反之，耶穌所強調的正是詩歌中有關受苦及代人贖罪的章節，將之貼合在自己身上和使命上：谷 10:45；路 22:19-20, 37。最初的基督徒在宣講中也認同耶穌為二依所預言的完美無缺的上主僕人：瑪 12:17-21；若 1:29。

56-66 章一度曾被視為出自與第一、第二依撒意亞均不同的第三位先知之手(或之口)。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三依這十一章聖經裏並沒有主題和文體的統一性。既然情況、關注點、文學類型及筆調都那麼不同，因此必定出自多數的作者。這一意見在今天可說是較得勢的。聖經天空上的那顆新星《第三依撒意亞》好像在走向沒落。時代問題與作者是誰分不開。主張三依出自一位作者，那麼他的工作時間不會很長，即在放逐後的一段時期裏。如果把三依歸給多數作者，那麼時代的差異就能拖得較長，長能長到由公元前第七世紀到第三世紀，短能短到公元前 587 到 562 年。在今天的聖經學界，較受歡迎的一個說法是把依 55-66 歸給公元前第六世紀的最後的那幾十年。」(舊約導讀下 p. 373)。

按章節來看，63:7-64:11 的聖詠好像作於充軍結束以前；66:1-4 的神諭與 520 年聖殿的重建是同期的。60-62 章在思路和文體上與二依非常接近。56-59 章，大致說來，好似來自公元前第五世紀。65-66 (66:1-4 除外) 章有強烈的默示錄風味，因此被某些釋經者歸給希臘文化期，另一些學者則將之歸給充軍回國後的初期。整體來說，這十一章聖經應是第二依撒意亞弟子們的作品，可視為歸國後對二依的刻意解釋。無論如何，這些章節形成依撒意亞傳統的最後產品，把公元前第八世紀的那位偉大先知的傳統帶到了新約的門檻。

(取自《荒漠燃荊：丙年》，香港：展福(香港)有限公司，2000，(15)-(18)頁)